



史

記

十一





U 8  
1735  
15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書圖念

此冊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西川屯鳳  
氏書圖甫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王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

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世俗號為東甌王

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

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





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

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子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



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預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川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樂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序是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

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

舊

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奮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史記一百一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塞反

遼東故塞至洌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洌音滂沛反

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洌水居秦故空地上

下郭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曰黎有險瀆縣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

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西川屯鳳城氏書

西川屯鳳城氏書



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

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住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



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太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  
 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  
 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下天子誅遂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  
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管紀故皆稱相啖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  
 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書表云長路音各  
 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  
也封參為濼清侯韋昭曰屬齊陰為菽苴侯韋昭曰屬勃海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  
 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  
 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

論文作亡失

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  
 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一百一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

音顛顛馬出其國也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邛名也

北至牂榆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名為雋昆明徐廣曰永昌有

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

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雋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

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

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

滇川宅鳳嶺氏圖南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音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僂僂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苟音窶駟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僂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贊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

杖



也胡是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相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巴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掇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蘇州鳳臺  
氏蘭齋印

史記一百十七

蘇州鳳臺  
氏蘭齋印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往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  
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  
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開其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  
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  
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上為墮鑪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

財

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  
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文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材  
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  
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  
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郭璞曰罟置也音浮揜免麟鹿射麋脚麟徐廣曰麟音各駟案郭璞曰脚倚足麟車轆鶩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濡也音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

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嶽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壘蔽日月虧缺半見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瑕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瑯琨瑀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瑀石次王者琨瑀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者駟案璆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駟案漢書音義曰璆石出雁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葉如麋蕙芷白芷若杜若江離麋蕪諸蔗蓍且徐廣曰蓍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蕪蕪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柘也蓍且蕪荷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音移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徐廣曰葳音針馬監也葳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蕤也薛莎青蘋徐廣曰薛音侯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蓂兼葭東薈雕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薈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藟而葉大莨尾草也兼葭也葭蘆也蓮藕菰蘆徐廣曰菰生水中奄閭軒芊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芊菰草也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其北則有陰

林巨樹郭璞曰林在山北陰地榭柎豫章郭璞曰榭柎也似梓柎葉似桑

朱楊徐廣曰檠音扶反郭璞曰木蘭樹皮也檠音扶反檀栲栲栗橘柏芬芳徐廣曰栲音

音義曰栲郭璞曰其上有赤援蠖蝮徐廣曰音劬柔郭璞曰鴛鴦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鸞屬也孔鸞屬

鸞屬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郭璞曰其下則有白虎玄豹郭璞曰蠖蝮郭璞曰尋蠖似狸而大漢書音

義曰野狐而小也郭璞曰兕象野犀窮奇猥誕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

王乃駕馴駁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郭璞曰乘雕玉之輿靡魚須

之橈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旃漢書音義曰旃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干將之雄

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郭璞曰左烏喙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

服呂靜曰步郭璞曰陽子驂乘織阿為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織徐廣曰韋昭曰

陵狡獸麟印印蹇距虛郭璞曰印印似馬而青距虛即印印變文五按節未舒即

駟駟徐廣曰轉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舊如馬一角不角者駟也

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舊如馬一角不角者駟也

儵聃淒冽徐廣曰淒音七見反利音力雷動燁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

必決背韋昭曰在日所指洞胃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郭璞曰郭璞曰

怒與猛獸之恐懼微訢受訕徐廣曰訢音劇駟案郭璞曰訢疲極也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總稱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錫

史雜織羅巫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郭璞曰雲以覆頭裴積寒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

理第鬱回曲有似於谿谷也紛紛排排楊袍卹削徐廣曰袍音迤衣袖也駟案

巫髻徐廣曰織音斐駟案郭璞日扶與倚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喻呶萃蔡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徐廣曰錯音措繆繞玉綬

郭璞曰綬所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執以登車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



弋白鵠連駕鷺郭璞曰野鷺也駕音加雙鶴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怠而後發游於

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楊桂柁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柁機也張翠帷

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縱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縱撞也籟籟也榜人歌

硠硠磕磕若靄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

面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喬喬郭璞曰皆群行貌也於是楚王乃

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淙自以

為娛徐廣曰淙千內反駟案郭璞曰疇膊淙淙也疇音籌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

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浮渤

解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

青丘傍俛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

不帶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郭璞曰听然笑貌也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

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

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

也見爾雅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終始霸漭出入

涇渭豐鄯潦湔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

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各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過乎泱

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

激堆埼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許勇反涌音橫反滂音橫反漑音橫反渚音橫反渚音橫反渚音橫反

汨漚測泌節郭璞曰通側筆櫛四音橫流逆折轉騰激冽澎濞沆瀣穹隆雲撓蜿

澶膠戾踰波趨浥徐廣曰身狹反莅莅下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注壑

澆澆霄墜湛湛徐廣曰湛音沈隱隱砰磅訇磕澆澆涸涸淞淞鼎沸郭璞曰淞音軟立反

後灑漾潢漾安翔徐徊翺乎高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鮪鱗鱗離徐廣曰鱗音漸翺案郭璞曰鮪鱗鮪也音巨音漸離未聞鱣鱣鮪鮪徐廣曰鱣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鮪音虔鮪音託多口

擢尾振鱗奮翼潛處於深巖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玳瑁

江靡郭璞曰靡音崖也蜀石黃磬郭璞曰磬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濔肝

叢積乎其中鴻鵠鸕鶿鵝鶻鴟鴞郭璞曰鸕鶿音容翺案漢書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駘駘徐廣曰駘音獸水鳥

煩鶩鸕鶿徐廣曰煩鶩一作番鶩鸕鶿音容翺案漢書音義曰煩鶩鳥也鸕鶿似鶩灰色而雜足駘駘徐廣曰駘音獸水鳥

蕩掩薄草渚唼唼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咀嚼凌藕於是乎崇山巖

嶺

嶺



崔巍峩峩深林鉅木嶄巖參差九巖截薛南山峩峩

截薛山在池陽縣北巖陀音遲甌錡崔峩屈崎郭璞曰甌崖際甌音魚晚反錡音蟻崔音作罪反振谿通谷蹇產溝

瀆漢書音義曰蹇產屈折也洽呀豁間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豁音呼反自陵別島威魄畏魂

丘墟屈曲隱麟鬱嶠登降施靡波池獬豸郭璞曰獬音衣被豸音蟲豸也沉溶淫鬻散

渙夷陸亭阜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候於阜際皆築地今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掩以綠蕙被以

江離糝以麋蕪雜以流夷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翹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

布種攢辰蒨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橐本射干徐廣曰揭音桀翹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之者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蔣芋青蘋徐廣曰芋音侏

苾薑蕘荷歲橙若蓀郭璞曰歲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蔣芋青蘋徐廣曰芋音侏

翹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芋三稜布獲閔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酷烈也

郁郁斐斐眾香發越盱蠻布寫晻曖苾勃於是乎周覽泛觀

曠盼軋沕徐廣曰曠音丑人反盼一作緡翹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

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默則慵旄猗犛

獸類也犛音狸一音茅翹案郭璞曰旄旄牛犛似熊脚銳頭犁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沈牛塵麋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赤首圜題郭璞曰題額也

所未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犄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也揭寒衣獸則騏驎肉觶郭璞曰角觶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駒駘橐

駘蚤蚤驪駃駃驢驟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

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也華棖璧璫輦道纏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宿言長遠也夷峩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各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岩穴底

為室潛通臺上者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榛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

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青蚪蚘蟻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

也靈園燕於間觀郭璞曰靈園淳留僊人名也偃佺之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偃佺僊人名也醴泉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繁石祩崖徐廣曰祩音唇嶽巖倚傾差峩磔磔徐廣曰磔音唇

曰峩一作池磔音雜磔音五合反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璜編文鱗徐廣曰鱗音斑

赤瑕駁犖雜甬其間徐廣曰雜一云插插云選垂綬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綬一作朝采駘

編音斑



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瑤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

琬瑤愛二女斯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瑤也於是乎盧橘夏孰客橙似橘而非若柚

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黃甘橙棣徐廣曰音棣棣屬枇杷然柿徐廣曰然音柿棗棣厚

朴徐廣曰棣音棣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薊可作酒也隱夫鬱棣格

樛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菓格音各駟案郭璞曰鬱車下李也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鮑丘陵郭璞曰鮑猶延也音施下平原揚翠葉杙紫莖郭璞曰杙搖也發紅華秀朱榮煌

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檠楮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檠果名儲似樛葉冬不落也

華汜檠櫨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留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郭璞曰落獲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樓也皮可作索餘未詳欒檀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欒檀植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

夸條直暢實葉稜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發翫古委字阡衡間阿

旖旎從風瀏莅焜吸徐廣曰焜音栗葢象金石之聲音柴池苾虎徐廣曰苾音差虎

旋環後宮雜遝累輯徐廣曰雜一作插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媛素雌蜚儂飛鷗徐廣曰蜚音于季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蜚似獼猴仰鼻而長尾儂似獼猴而大飛鷗

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蛭蜩蠖蝮徐廣曰蛭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成之蜩胡

穀蛭徐廣曰蛭音在廉反似猿黑身穀音呼谷反蛭音詭駟案漢書音義曰穀白狐子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

經天矯枝格偃寒杪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郭璞曰踔縣踔也記鈞反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投獵乘

鏤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鏤鏤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靡雲旗前

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駟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太僕御大將軍駟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技之中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薄矣鼓

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薄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

山谷遮禽獸為法音去車反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貌豹郭璞曰貌貌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



羊千斤手足 謂拍踰殺人 **蒙鵲蘇** 徐廣曰蘇尾也 **綉白虎** 郭璞曰綉謂綉絡之 **被函文** 郭璞曰著斑衣 **跨野馬**

**陵三窰之危** 漢書音義曰三窰三成之山 **下磧歷之坻** 郭璞曰磧歷阪名也 **徑陵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 **弄解豕** 漢書音義曰解豕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格瑕蛤**

**鋌猛氏** 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 **胥驤裏射封豕** 郭璞曰驤裏神馬曰行萬里封豕大猪兩音窮嫻 **箭不苟害解**

**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覓遠去** 郭璞曰覓遠去音謂盛反

**離輕禽蹙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惠也 **軼赤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

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宇宙變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虺** 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唇反踵被

髮食人飛鹿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 **然後**

**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昆雞** 徐廣曰麟音離

**適孔鸞促駿儀拂鷺鳥捎鳳皇**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鸞鳥也 **捷鴛鵞掩焦**

**明** 焦明似鳳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郭璞曰紘維也北

**率乎直指闔乎反鄉** **蹙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 徐廣曰雉音支駟

甘泉左右觀名也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 **息安春西馳宣曲濯鷓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

池名在上林苑西頭 **登龍臺** 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一作診也 **觀徒車之所轉轆乘騎之所蹂若** 徐廣曰蹂音人久反 **人民**

**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飢** 徐廣曰音劇 **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

**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 **之臺張**

**樂乎輶輶之宇** 徐廣曰輶音葛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 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漢書音義曰葛天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 **千人唱萬人和** **山陵為之震動** 徐廣曰一作動 **川谷為之蕩**

**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 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于遮

歌曲 **文成顛歌** 郭璞曰未聞也 **族舉逶奏** 徐廣曰舉一作居 **金鼓迭起鏗鏘鎗磬洞心駭**

**耳** 郭璞曰鎗磬鼓音 **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 **鄢郢續**

一作瘠



紛激楚結風

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徐廣曰韋昭曰狄鞮地名也在河內出善

者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

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也

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倬約

郭璞曰絕莊粉白黛黑也

柔橈嬛嬛

徐廣曰音娟

娥媚姆姆

徐廣曰姆音乃丹反姆音弱

世獨繭之綸袍

徐廣曰世音叟

徐廣曰閻易衣長貌

眇閻易以戍削

戍削言如刻畫作之

媼媼徼徼

郭璞曰衣服婆娑貌

與世殊服芬香

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竄笑的皦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

奉奢侈朕以覽聽餘聞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牆填塹使

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囿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

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

射狸

禮射義曰天子以騫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騫虞者樂言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

羣雅

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

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于書圃述易道放

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

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

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後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  
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  
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楚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發巴蜀吏卒  
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  
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  
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  
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却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籩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  
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  
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四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  
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  
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  
犊為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橋孫水韋昭曰為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  
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  
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  
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  
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  
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爲大夫麓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沉贍苗徐廣曰漉一作麗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腠膚不生毛

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腠踵也一作腠音泰唐理也腠音魁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濟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濔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爲之垂涕徐廣曰蓋音庚況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  
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徼狎柯鏤零山  
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  
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  
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提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五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猶鷓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徒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  
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  
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詞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  
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奮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二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于逢蒙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徐廣曰橛音巨月反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鈞逆者謂之橛矣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全入曾宮之差峩漢書音義曰全竝也臨曲江之隍州兮漢書音義曰隍州也音義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涇涇兮徐廣曰涇方工反通谷澗兮谿澗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塢夢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夏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垂旬始以為幪兮世彗星而為髯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也世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綯漢書音義曰綯縹也紅杏渺以眩潛兮焮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潛闇冥無光也駕應龍象輿之矍略透麗兮駮赤螭青蚪之蚺蟺蛇蜒低卬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赴蟻仞以佻儼兮漢書音義曰赴蟻申頭低卬也佻儼不前也放散畔岸驤以屏顏踳躩鞞容以委麗兮綯繆偃蹇怵美以梁倚徐廣曰踳躩乍前乍卻也踳音丑栗反躩音救略反鞞烏葛反鞞音昌綯一作離與音他略反駮案漢書音義

天



曰休翼走也梁倚相著也糾蓼叶稟蹋以艘路兮徐廣曰音介至也茂蒙踊躍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茂

也趨走蒙飛揚也莅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

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園而選之兮部乘眾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

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含靈

兮漢書音義曰含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滴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斯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祝融驚

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

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

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灑

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

靈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崙嵬礧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楚詞有曰贊鬼谷

干北辰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

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

漢書音義曰總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也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蔓蔓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

軋沕沕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

與之歸舒閨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

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徐廣曰矐音下沃反載勝而穴處兮

郭璞曰勝玉勝也亦幸有二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

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

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駟案章昭曰瓊華玉英媿侵濤而高縱兮

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媿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閃也倒景

日在下馳游道而循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

而論文作修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

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而

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

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

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

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

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首世近之遺迹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

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有七十二人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諸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邽隆

徐廣曰邽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程故漢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邽字其為程乎或為胙北地有邽邽縣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邽至也大行越

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胡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

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故軌於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緼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自成王致太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去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

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羨涌原泉

韋昭曰漢德羨涌如泉原也沕瀟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沕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迴澗泳沫

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迴遠澗廣也沫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

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回首面內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渠一莖六

穗於庖

徐廣曰道案瑞禾也騶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

犧雙觥共抵之獸

徐廣曰抵音底騶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觥角

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

徐廣曰一作放龜騶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

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淮河不來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

鬼神

接靈囿寶於閒館

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為寶旅于閒館矣郭璞曰靈囿仙人名也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

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亦慝乎

讓之道其何爽與

徐廣曰爽差異也騶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

於是大司

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慝

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德音惠順也

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

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蓋號以況榮

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

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騶案韋昭曰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

缺王道之儀羣臣

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

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亦各竝時而榮

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

說者尚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

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

漢書音義曰欵誠也謁告之報誠也

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

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

徐廣曰錯音厝騶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親日

月末光殊絕之用而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

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

徐廣曰夜一作祓祓猶拂



也音發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

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王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

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符大富謂斑狂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嘉穀六穗我稽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汜專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專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旼音晏和貌也一作態駟案漢書音義曰旼和穆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

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輿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

燿熿炳輝煌徐廣曰燿音見輝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記寓

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

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也小雅譏

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



諷

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一百一十七終

西川中鳳蘭氏

史記一百一十八

西川中鳳蘭氏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盧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人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贊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



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  
王蘇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  
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  
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以聞文穎曰忌簡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入見長  
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熨九折阪又有郵置邛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

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  
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  
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



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

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  
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  
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  
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說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  
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米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  
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  
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  
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  
云歌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靄被巧乃召與  
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  
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  
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畱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王刑獄囚徒丞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蹤跡連王王使人侯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  
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



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按：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

願

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怨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涇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陽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



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  
 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  
 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  
 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  
 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  
 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  
 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  
 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  
 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  
 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  
 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  
 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  
 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  
 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各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  
 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  
 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  
 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  
 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  
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  
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  
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音寂笑反臣聞吳  
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口不成則死一計耳贊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日  
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  
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  
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  
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鑿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劉音五哀反  
或是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與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  
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  
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  
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  
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  
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  
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  
至於髡完其耐  
蔡故曰耐古耐字與多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  
律耐為司冠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  
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  
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  
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  
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  
南人名士  
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  
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  
王冠也秦滅楚  
以其君冠  
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  
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

日發兵如淳曰發  
淮南兵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  
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  
欲之耳韋昭曰如蒙中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  
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  
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  
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  
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  
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駟按  
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  
疆淮南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  
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  
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

官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

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

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

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



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預作計按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姁又與客姁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

假母者

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姁無采與奴姁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刻天子璽將相軍吏



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  
 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巴西  
 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  
 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  
 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  
 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  
 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  
 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  
 謀反者未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  
 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  
 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赦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  
 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  
 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  
 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  
 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  
 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  
 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  
 亂乃自古記之矣



西川史館藏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西川史館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

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

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冬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

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

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

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

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

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

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一百十九終

西川毛鳳苞氏甫印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列傳第六十

西川毛鳳苞氏甫印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

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

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安持節發河南倉

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

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黷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主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  
 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  
 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

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甚也上曰汲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謂林邊踞林視之一云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廢先帝之功業  
 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  
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

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  
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卒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  
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  
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楚相之將孝王之將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饋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以請賓客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

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密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二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

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

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

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況眾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郵作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二十終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

西川毛鳳苞氏書

西川毛鳳苞氏書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  
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  
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  
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莫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各音扶尤切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



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

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  
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立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縮為御史大夫縮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車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

士臨淮太守

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  
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  
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辭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辭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  
曰憲王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  
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  
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段

丘蕭奮

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

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常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陵楮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取也温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

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曹川毛鳳  
氏庸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曹川毛鳳  
氏庸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

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

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

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空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

都

甯成者徐廣曰甯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



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  
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  
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  
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  
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  
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  
千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

孝文六年除國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

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

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

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由後爲河東都

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

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

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爰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

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

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

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作編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

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  
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

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

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

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湯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世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于此非常釋聞

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

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論文作向

勿



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

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



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

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

論文作無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按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澄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  
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  
簿之簿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悉責也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  
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  
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

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安

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

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



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  
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温  
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  
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  
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  
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荏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  
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强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內守案舉

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為敢犖行稍遷至

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

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項器

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落皆設督長也以牧司姦盜賊

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音熏大豪其治

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代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

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

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

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

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

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

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泰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



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鷗水衡閭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一百二十二終

藝川毛鳳苞氏圖印

璞



